

佛告阿難諸來會者宿命賤者吾身是也盲父者闕頭檀王是盲母者今王夫人摩耶是也迦夷國王者阿難是天帝釋者彌勒佛是佛告阿難吾前世爲子仁孝爲君慈育爲民奉敬自致得成爲三界尊佛說經已時諸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睽子經  
太子慕魄經

後漢安息三藏法師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時佛語諸比丘我身宿命爲波羅奈國王作太子名曰慕魄始生有異顏貌端正絕無雙比自識宿命無數劫事所更善惡罪福受報壽夭好醜沒此生彼所從來生皆悉知見年十三歲閉口不言王唯有此一子耳舉國人民皆重愛之當繼後嗣襲續王位然以追識宿命億載存亡禍福故質不語至十三歲捐棄形骸志存虛無漂漂不說飢寒恬淡質

朴意如枯木雖有耳目不存視聽智慮雖遠如無心志不畏汙辱亦無憎愛若盲若聾不說西東狀如朦朧不與人同父王憂慮甚用患苦深耻隣國恐見欻蚩因呼國中諸婆羅門問之此子何故不能言語乎婆羅門相視言此子惡人也雖面目端正姝好內懷不親觀相嘿嘿欲害父母危國滅宗將至不久不可畜養既不能語當何益王耶令王了不復生子者皆是惡子所防固也是使大王不復生子耳王宜棄捐當生理之介乃王身可全保國安宗然後更得生貴子耳不者甚危王信狂愚謂爲審然即用愁憂坐起不寧伎樂不御服美不甘則與長者大目共議之云如之何或有臣言遠棄深山無人之處或有臣言投沉深水有一臣言當如師語但作深坑傍入如室給與資糧侍以五僕生置其中從命所如空刻絕之爲王即隨此臣所言即晨遣僕故出埋之太子心內悲感傷其愚或矜

慈無量其母憐哀心為傷絕言我無相生子  
 薄命乃值此殃痛斷我腸哽噎涕泣悲懷喚  
 咿感戀靡逮事不得已俛仰放捨遣人載出  
 當埋棄之悉取太子所有衣被瓔珞珠寶皆  
 用送之復使於外盡脫取其衣被珠寶持著  
 一面因共作坑作坑未竟慕魄獨於車上深  
 取

自思惟心與口語今王以下及人民皆共謂  
 我為審聾癡症不能語也吾所以不語者正  
 欲捨世緣安身避惱濟神離苦耳今反當為  
 誑詐所危既沒身命陷墮彼人便嘿自取衣  
 被珠寶持去作坑人輩不覺慕魄取物去時  
 慕魄則到水邊淨自洗浴以香塗身悉取衣被

瓔珞著之到坑問曰作坑何施其僕對曰國  
 王有子名曰慕魄瘖瘖年十三歲不能  
 言語王問婆羅門婆羅門師白言當生理之  
 尔乃安吉全國榮宗利後子孫以用是故我  
 等作坑欲埋慕魄慕魄即曰我則是太子慕  
 魄也人即驚悚衣毛為豎馳走往趣視其車

上不見慕魄還至坑所諦熟觀察聽聞言語  
 絕有異聲光影如月世所希聞動其左本行  
 者為止坐者為起飛鳥走獸皆來會聚伏太  
 子前聽太子語慕魄又曰觀我手足察我形  
 容云何群迷誑詐所惑以謬為諦生相捐棄  
 發意所陳言成文章左右惶敬已感惶露上

合下同靡不順從其儀大惶征營悚慄兩兩  
 相視面目並青咸曰太子甚神乃如是也皆  
 前作禮叩頭求哀願赦我罪共還入宮到父  
 王所慕魄曰今已見棄不宜復還也汝徑目  
 往白王令知僕即奔馳白王如其母哀傷  
 使人問狀僕曰太子甚神開口一言真驚恐

人聞者皆擾行者滿道王則愕然且喜且悲  
 深恠所以王與夫人便共驂駕往迎太子國  
 民大小莫不馳動觀占滿道咸曰太子類如  
 欲見神形王未到頃慕魄心即自念當學道  
 耳適發此意天帝釋即為化作園觀浴池衆  
 果樹木快樂無比慕魄即便脫去着身好衣

珠寶轉作道人被服儼然王前欲到逢見慕  
魄在樹下坐慕魄見王來到即起迎逆王爲  
作禮慕魄則曰大王就坐王聞慕魄語言音  
聲威神光影震動天地絕無雙比即大歡喜  
便曉慕魄共還入國居位理政吾請避退慕  
魄曰不可不可我以畏馱地獄勤苦愁毒万

故

慕魄

八

身

端吾昔曾更作此國王名曰須念以政法治  
國奉行諸善二十五年鞭杖不行刀兵不設  
牢獄無繫者惠施仁愛恩流德布救濟窮乏  
無所貪惜雖有此行猶犯微聞終墮地獄六  
萬餘歲蒸煮剝裂痛酷難忍求死不得欲生  
不得當尔之時父母在處雖有資財億載無  
數富而且貴快樂無極寧能知我在彼地獄  
考治劇乎豈復能來分取我身苦痛不也我  
所以墮罪者何往昔作此大國王時小國王  
附庸諸域皆悉統屬王性慈仁其德至淳法  
令不嚴諸小國王皆輕慢易咸共謀議今此  
大王謹善軟弱威禁不攝德不堪任統御大

國當共征伐廢退之耳即舉兵衆來攻大國  
時王須念逆以珍奇財寶皆賜遺之復以重  
官厚祿撫順慰喻誘而安之即皆止息各還  
本國如是未久復來攻伐數數非一大國群  
僚咸共瞋恚上白大王諸小臣國愚戇無義  
不慮罪豐數爲慢爰造成悖逆觸犯尊上令

馳擾動驚備不息當應誅討以除寢害王曰  
爲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已育物危命濟衆彼  
猶嬰孩愍其無識以漸誘導不忍加害也王  
懷弘慈普哀物命永無誅伐之心群臣不忍  
數爲屬城小國所見凌易忿不顧難竊私舉  
兵討伐諸國即大殘殺人民大王聞之甚用  
悲痛爲之兩淚皆爲諸國死亡人民持服猶  
喪其子矜愍無極諸小國王見大國王慈心  
矜念人民乃尔即皆降伏來歸附之其來歸  
附者大王則爲施設厨餼大宮設饌皆須烹  
殺牛羊六畜以具衆味烹宰之時輒當先白  
王心雖慈事不獲已頓頭可之緣是得罪勤

故十王

九

身

苦如是每一念之心甚懷寒衣毛為豎身體則為虛冷汗出我所以不語者追憶過世所更吉凶安危成敗恐復與會故結舌不語至十三歲冀以靜默免瑕脫穢出度塵勞永辭於俗不與厄會適復念欲閉口不語而當為王所見生埋恐王後時復得是誅一入地獄無有出期我意不欲令王得罪故復語耳徒欲為道守意無為不樂為王也人居世間恍惚若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計命無幾憂畏延長樂少苦多眾惱万端是以智者以國財寶恩愛為累眾欲為塵使我為王當復憍沃貪求快意令民憂煩為天下之大患也故欲除憂棄離塵累反流索原拯濟永度生世如寄無一可怙年衰歲移老命促疾不可逡蠕去道日遠不貪富貴不重珍寶棄捐世榮恩想大道高翔遠逝自濟於世父王曰當那可尔汝為智者當原不及不可便尔故棄我去王心悲喜深悔所為太子復曰何聞父子生

而相棄恩愛已垂骨肉已離為行已愆不可聽觀屈苦相迎徒益勞煩父聞子語見其志固同然失厝慚愧怛悝無辞可對王曰如汝前世作國王時奉行諸善纔有小失非所憶知而尚受罪勤苦乃尔今我治國不奉正法既無微善反是逐非僞貴自恣純行危殆罪當何貨耶便放太子聽行學道太子於是棄國捐王不慕人物一心精勤念道修德功勳累積遂成至佛佛已得道復度十方諸天人民不可稱計無央數劫不以為勞菩薩所更勤苦如是佛言尔時太子者我身是也父王者今現我父閻頭檀是母者摩耶是尔時相師婆羅門者調達是時僕者阿若拘隣五人是也諸欲為道者皆當承順佛教無犯經戒為道雖苦勝在三惡道八難處也違戒犯禁後墮惡道得脫為人當生貧苦或作奴婢願不自由奉戒行善三尊可得佛說如是諸比丘眾諸天人民莫不歡喜為佛作禮

太子慕魄經

敢十

睽子經立目釋

躡地符谷 飛飛字 嚙呼胡刀反 杖摸上七粉反拭也

太子慕魄經音釋

朦朧上音蒙下屬龍反 凌咄下尺之反 犂音律 寂音切 嘿默二同  
領頭上五感反 厝音夜 罪豐下計反 逡蠕上七處反 馬驚下步反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長人鄉廿一保三門塘共官路東居任奉

佛弟子張道明同守龔氏五娘妻南氏十一娘子

意者發心施官會夏拾貳文恭入 磧砂延聖院刊造大藏 佛說菩薩摩訶薩經

所譯 功德遍傳 亡公張四郎 亡婆羅氏二十娘子 亡南氏三娘子

亡考張九郎 亡外公龔十八郎 亡外婆楊氏三娘子 亡龔龔二郎 夾鬼

過此經緣同生 淨土仍保家門遠善人口安寧者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長人鄉十保何家 居住奉

佛弟子張氏七娘 家眷等

情有發心施官會夏拾貳文恭入

磧砂延聖院刊造 太子慕魄經二卷所集 功德遍傳 亡考張四郎

亡考張九郎 亡外公龔十八郎 亡外婆楊氏三娘子 亡龔龔二郎 夾鬼

過此經緣同生 淨土仍保家門遠善人口安寧者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長人鄉十保何家 居住奉

佛弟子張氏七娘 家眷等

情有發心施官會夏拾貳文恭入

磧砂延聖院刊造 太子慕魄經二卷所集 功德遍傳 亡考張四郎

亡考張九郎 亡外公龔十八郎 亡外婆楊氏三娘子 亡龔龔二郎 夾鬼

過此經緣同生 淨土仍保家門遠善人口安寧者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長人鄉十保何家 居住奉

佛弟子張氏七娘 家眷等

情有發心施官會夏拾貳文恭入

磧砂延聖院刊造 太子慕魄經二卷所集 功德遍傳 亡考張四郎

亡考張九郎 亡外公龔十八郎 亡外婆楊氏三娘子 亡龔龔二郎 夾鬼

過此經緣同生 淨土仍保家門遠善人口安寧者

大宋國嘉興府華亭縣長人鄉十保何家 居住奉

佛弟子張氏七娘 家眷等

情有發心施官會夏拾貳文恭入

磧砂大藏經

太子慕魄經

卍

第三三册